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五編

牛賤情緣記 下卷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牝賊情絲記卷下

## 第十章

格雷卽進身迎此偵探。俾捉入官中。正欲往迎。而少校卽引歸。格雷力閉其扉。挽格雷轉入後戶。言曰。此門亦可出園中。前門實通大道。格雷心中裁量。未知少校能識來者之爲偵探否。卽謂少校曰。適下車之人。吾欲見之。少校曰。此爲何人。格雷曰。此爲偵探。以牒拘我者。少校僞爲驚悚狀。無言久之。然以背抵前門。不令格雷外出。已而引格雷之臂。自後戶出。至園次。及至園中。則咻咻喘息不止。曰。偵探來逮爾邪。夫以爾之年少老成。初無大過。偵探之取爾。又何爲者。詎負債未還耶。果有需我之處。吾必助君一臂。格雷

見狀不知所言。又不知其胸中蓄何機括。卽曰。吾不負債。少校曰。吾亦知之。格雷曰。此來爲殺人之事。少校瞠目曰。爾殺人乎。格雷尤知其僞。然亦不露之面。但曰。吾兄之死不明。偵探之來。蓋以我爲殺兄者。且疑我者尤衆。意不如自首。以冀得此獄情。適門外之偵探晨來得我。幸女公子馳至。仆其人。故載我至此。少校曰。來時宣告我以此。格雷知此局皆預定。少校之驚直僞到萬分矣。格雷曰。來時匆匆。未及奉白。然偵探捉我在於君家。心滋內媿。然事有誠僞。吾果不殺兄。此獄旋當平反。今請丈延偵探入室。吾自到官對簿。格雷言後欲行少校力引其裾。曰勿趣。趣旣已脫扃。又自入。穀非法也。格雷曰。偵探尾我至此。胡能不面其人。少校曰。吾能以術祐之。晨來吾女救汝。今吾亦救汝丈夫。處患難之交。義應如是。

格雷曰。吾意必面偵探。吾幸入官。尙能自理。較在此間爲佳。且吾之疑數矣。果爲巡警所得。固宜得朋友之助。得友之助。吾尙何憂。少校曰。言固有理。宜再思之。吾自見此。偵探使之遠行。勿溷吾居。並以安汝不可耶。格雷尙欲自投。正於此時。而女已自門中盈盈而出。旣出似心懸。格雷匆匆竟出者。問少校曰。吾父與格雷何言。女此時顏色頗慘白。少校一一告之。女忽失笑。曰。吾已遣去。偵探矣。偵探索爾。吾指一路示之。言爾已趣倫敦。格雷不信。曰。汝與彼何言。女倉卒不能答。但曰。想彼亦未必識我。即使識我。亦不能奈我何。格雷大疑。亦不再問。仍徘徊於園中。父女左右夾侍。似防其逃。是日霧重。園中景物甚模糊。遙望前有溫室。松樹排立如屏。仰望亦不了了。彼此略爲酬答。而心中疑團愈結。愈固。忽見父女神。

情頗不相屬似隱隱牴牾似皆爲己之故女願與同行而少校則力速其登樓易衣女終不去而少校尙時時敦促其易衣女則亢聲請其父入內代取少校曰汝不畏寒吾亦無術老人安能爲爾服役格雷益疑似此二人中各欲以單身侍己顧乃相阤不能遽決少校徐言園中花事之美忽曰格雷先生果如吾言者則以我之律師助君爲理格雷曰敬謝盛意然律師究不能脫我於阤格雷此時微窺其父女又似有捍格之容女曰格雷汝獨不感吾情耶格雷曰然密司固屬善意此時非豫識其爲姦欺則聞言當感然此時心中恨恨幾欲次骨思彼旣殺吾兄則引我抵罪以釋世父之疑且行且思復見此父女二人忽然爭論女欲引客行旁花徑而少校則欲引入林間格雷僞爲無見少校曰園盡於此且待

春中再看繁花。此園雖小。雅意尙多。且吾好樹藝。於是力挾格雷之臂。趣入林間。而女張目頗不謂然。則力傍格雷之身。趣步前進。已而道仄。僅容二人。格雷讓父女前行。女則挾格雷之臂。令其父前導。格雷愈疑。雖作閒語。而少校似鬱怒於心。時時聳其肩背。格雷與女同行。仄徑荆棘。鈎衣路亦攀。確格雷忽爾大驚。見林間有人伏伺。但見樹枝中露其雙眼。格雷迴顧言曰。何人。狃伏於此。格雷卽奔入叢莽之中。女笑曰。花匠耳。因附耳曰。汝謂爲偵探耶。格雷曰。未思及此。然頗疑惑。而少校則時時回顧樹間之人。旣至溫室。徧觀後。請至果園。格雷曰。密司未冠。不如勿前。遂迤邐歸。復過小道。女仍請父前行。己與格雷并臂歸後。更視樹中已無人矣。及垂及屋中時。見小窗中已漏燈光。窗外雖有雜樹。然霧重。窗中不

可得光。故燃燈耳。鬢髮似有二人。伏案諦視一物。格雷去窗未遠。卽言曰。近窗之草似有毒。遂竄步近窗內窺。一則丁司莫一則偵探也。格雷復驚知逮己之人僞也。

第十一章

格雷此時知入強盜之園中。萬無得生之望。偵探旣與同謀。卽所以禁我之舉發。此時心志尙鎮定。靜觀其變。然與律師商酌。已屬無望。且半道要我。或且知我之覓律師。故設此謀以陷我。旣入巢穴。決死。我以滅口。此不待煩言。而決者。格雷雖如此籌畫。仍僞視牆上之枯蔓。再視。則窗中二人。已不見。此時少校父女徐行似有所商。格雷微聞少校之言。曰。此事萬不宜延。格雷知所謂不宜延者。正欲己之速死耳。雖禮意懲懃。指示花草而殺人之心。已益

於顏面如是劇盜又何事不可爲者正於此時女至格雷之後言曰此草無毒蓋蔓生之蘿今已枯槁交春則青綠可人矣格雷復從牆下沿小徑而行言此草決有毒蓋隱指其父女而此父女二人彼此互視似知窗中之人已爲所見亦知格雷之言蓋隱隱指己而女尤悉之詳頗忸怩不自如而少校則一無所見遂引二人入室而格雷忽引目視高牆後始履階級而登女一見卽曰牆高不能出卽出亦不能逃語時聲響甚低今須當意不可陡生外心格雷曰羣盜困我於是似不能奮飛矣女以目警之曰汝勿多口於我無傷然以盜目彼諸人恐於爾無利女遂揮手延之入室格雷不能不入旣過堂塗卽遇丁司莫丁司莫愕然似不之知則引手如逢故舊格雷不敢多口而丁司莫足恭至於無地卽少校亦

曲盡主人之禮。三人同至飯廳。女則至樓上晚妝。方女上樓時。格雷見其面容甚異。似不勝罷茶者。此時雖知司卡克之非善類。然觀其荏弱而心中亦頗加憐惜。因思此女在羣盜中尙有人心。無恨恨噬人之狀。入座時。丁司莫自云在利物浦賽馬大勝。然格雷滋不悅是事。倦而弗答。已而司卡克入。易華好之衣。胸前加花一朶。頭髮已整。風韻翛然出塵。格雷果不知其爲僞髮。則亦未嘗不心好其貌。談次侍者入。言飯備矣。格雷座間。乃不見僞偵探。不知避於何所。席間丁司莫洋洋述故事。興致絕高。格雷心念盜中究以何人爲盜。率而少校又似歲麤。而渠魁或不在此乎。哈雷故家子似從而非魁。丁司莫多言無檢。不能自作董率之人。少校固高。然無威儀。衆必不服。卽密司司卡克。雖多智而勇。亦第聽人指揮。

不能將也。此時對少校曰。霧大恐迷路。吾意欲歸城中。方其來時。  
女本謂請其與老人商酌。至是不言。格雷以女爲忘懷矣。少校曰。  
爾且少候。丁司莫有汽車。可以同坐入城。格雷曰。吾不能待丁君。  
語未竟。女起立曰。汝若行者。當商之於我。女言後。揮之同出。格雷  
起視少校及丁司莫。則皆垂首不言。格雷心動。思司卡克語音甚。  
壯如發號令。而此二人默不作語。似此女真首領矣。故敢放膽招。  
之外出。旣出門外。女近客廳。匆匆自入。格雷外視有高牆。中有鐵  
窗。且不知其羽黨若何。卽逃萬不能達。此時尙聞丁司莫與少校  
談笑聲。客廳中但有司卡克一人。其狙詐有同魑魅。因思此牝賊。  
呼我何爲。正夷猶間。見前門尙未鑰。一握其紐。門卽大開。方思急  
遁。正向外間。而馳而臂已爲人所挽。五指之堅。如鐵痛徹骨髓。回

顧。則。餐。堂。奔。走。之。侍。者。也。侍。者。曰。客。勿。遽。行。密。司。司。卡。克。方。與。客。  
有。言。格。雷。不。得。已。復。至。客。廳。羞。憤。不。可。自。聊。而。密。司。司。卡。克。方。理。  
繡。枰。見。格。雷。入。笑。曰。鈍。物。汝。能。輕。身。自。脫。耶。

## 第十二章

格雷曰。吾乃類入獄。不能自由矣。女方細數絨線。五色燦然。不答。  
格雷徘徊。行近客廳盡處。見外間霧黑如墨。林樹籬落。皆隱隱在  
可辨不可辨中。客廳之燈已上。彼此無言。但聞丁司莫喧笑之聲。  
達於戶外。格雷怒不可忍。女曰。爾來前。吾每問必答。格雷怒恨已  
極。思此女外貌娉婷。而奸謗乃過於男子。因思既不得實。又何必  
問。且出謀必屬其人。使其同黨加以魚肉。女復曰。格雷且前。吾非。  
爾。友。卽。爲。爾。仇。苟。非。爾。仇。卽。爾。友。矣。何。避。我。之。深。格。雷。瞋。目。視。女。

知爲所陷深矣。而性命當在俄頃。女此時置其絨線。令坐。格雷稍前矗立。未卽坐。言曰。爾我尙何言。卽言亦何裨於我。今晨爾以術取我。偵探亦爾一黨之人。吾今已被囚拘矣。尙何喋喋之云。詎別有惡意處置我耶。女曰。且坐勿亟。格雷曰。但問何以見囚。似乎不能生出此關。女曰。勿爾勿爾。格雷曰。吾性強質。不耐絮絮。生死固在一言。試問囚我何爲。但憑一言而決。女此時引目上視。似有所戚。於懷。言曰。我固非人。爾所懷疑者。事皆屬實。汝試思到此田地。能釋汝自由乎。且汝亦屬嫌疑之犯。爾兄之死。人人咸指目爾。身格雷心動。然尚有膽力。言曰。爾爲殺吾兄黨人之一。女微慍。曰。汝謂我殺若兄乎。格雷曰。卽非手刃。汝亦知之。女曰。汝果謂爲吾黨中之人者。其人竟爲誰。格雷曰。我安知之。或且未嘗謀面。女獰笑。

復仰視。視處。卽在格雷之項。因謂格雷曰。汝謂吾之羽翼。逾數百人以外耶。格雷曰。爲數決非少。以吾思之。偵探者決數百行兇者稱是。女曰。汝能否言所以殺若兄之故。格雷曰。此何由知。女曰。我固知之。知毛雷支之死。享受者惟汝。卽吾之殺。知毛雷支其故亦正爲汝。格雷曰。吾終不明其故。而心中則思。是言固有理。女曰。汝試思。卽撲殺。若兄於吾黨。何益。格雷曰。爲益與否。吾終昧味。然在吾箱中得皮篋。並其髮絲。則此事涉爾無疑。此時女復仰視屋頂。亦仰面上觀。承塵中垂花一巨叢。格雷已退立爐次。而垂花不一處。而格雷正坐此垂花之下。知其上必有機括。女曰。爾且來前。吾不嘗言。汝欲至律師家耶。律師桀黠。必疑及吾家。吾安能使偵探時時尾我。格雷曰。汝果非盜。吾卽對律師言之。亦復何害。女曰。吾

黨之中。固有非人。然深不願官中人窺我。且吾父及我。選友至寬。匪所不容。格雷卽低頭視氍毹。女旣不言。格雷亦默然凝立。女少須復曰。汝自是間。得出者。仍覓律師乎。格雷曰。今且不談此事。適聞爾言。我旣有嫌疑。安能不恃律師辯護。女忽自座中踴起。曰。汝昨宵語我之言。竟忘之耶。汝昨夕竟與我宣戰。爲狀甚烈。奈何不迴頭一思。汝不言得一閱歷之人商酌。其心卽欲納我於刑憲之中。其尤注意者。卽我焉。知我輩之聰明。較汝爲勝。固已捷足先得。須知汝敢與吾輩反抗。決無伸眉之日。而性命且岌岌。格雷曰。然爾之聰明。過於鬼魅。女曰。格雷。吾再警戒。爾身汝當自悟。勿自趣。於殃咎。今茲爲末次矣。汝果不聽者。吾亦莫奈爾。何女語至此。引目上視。格雷亦不問其警告之詞。格雷視女之顏色似出真誠。求

丐唇動而手顫雖摩弄胸前之花朵似驚悸無已者復曰汝當聽我良言良言見違則禍殃由汝汝萬勿再面律師一面律師汝之性命危矣格雷亦震見女亦作怖慄之狀知羣盜之恨已滋深爭欲致死於己女曰爾果覓律師或至其門或別至約會之所吾恐爾均不能晤面格雷曰吾欲訪友爾安能有權格我女曰我無權耶汝今日所見卽知我輩之謀略高人也今不絮絮但有一事汝或得生汝之親族及爾情人咸不以汝爲然爾情人非密司克老丁耶旣已疑爾卽伯爵亦然今吾之妙策卽爾之生路無如出洋爲妙但行勿問家事爾旣外出爾之親屬或爲爾憐惜爾之世父無子亦必恩爾思爾必招爾來歸此事至易爾能從我否今請發誓勿再覓律師吾亦立誓保爾平安無事無復梗汝之人格雷旣

驚且怒。顧不得主旋曰。如是苛約。胡能曲從。女曰。必許我。且當立誓。格雷曰。決不汝從。語未竟。女復仰首視承塵。後卽力趨其前。抱提格雷。如挈嬰兒。擲之榻上。一秒鐘中。女喘息力擋其前。以目上仰。卽聞承塵中槍發彈中。格雷立處。幸已爲女擲之榻上。不然者死矣。

### 第十三章

槍發後。屋中寂然無聲。格雷仰視。實發諸垂花之上。然花叢密如蓮房。實不知彈之所出。女此時仍立格雷之前。爲之攏蔽。格雷不知女之用心。在勢似爲保護。然又疑以詭謀。通已遠遯。此時女仍仰面上視。默然久之。而承塵之上。亦無他異。格雷因思在城中時。窗簾之穗。時時而動。必有人着守護其身。女此時忽爾迴身長

裙飄然如蝶。翻飛格雷亦起。無意中格雷竟觸女手。言曰。罪甚。意欲向外而趨。而眼仍上視。女立時色變。亢聲曰。格雷汝勿怨我。此非我之過。吾盡力爲爾耳。格雷此時亦悟。女爲真心爲己者。然終不能信。但一鞠躬。女曰。爾尙不信我耶。格雷曰。汝果能送我出此險地。則深信不復更疑。女聞言不能自決。格雷知承塵之上。決有竊聽之人。遂引之外出。卽附耳言曰。此事大非易。格雷曰。汝果能允者。雖難必至。且爾自誇其才。此區區者。胡不余畀。女曰。吾固未嘗誇口。吾意與衆議之事或可行。若出私意。恐難違衆。且吾安能有權。直爲人傀儡耳。女語時伸其兩手。似毫無所主。而格雷終疑其僞。然亦莫措一籌。女忽言曰。汝此時心中何思。胡再不言。吾之代爾深謀。實異於處衆。汝乃督然不以爲可。格雷亦不之悔。卽